

短篇小說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六）下午二點

地點：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吳麗珠代館長

主席：李喬先生

評審委員：李喬先生、季季女士、蘇偉貞女士（以下敬稱略）

記錄：林佩蓉助理研究員

攝影：林民昌助理研究員

館長：館長：大家好，感謝各位評審委員擔任台灣文學獎小說組的決賽評審，在這會議召開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台灣文學獎。這個獎去年是由文建會委外辦理的，今年才決定由台灣文學館接辦，因此過程有些短促，徵稿期間正好與其他大獎收件時間卡在一起，影響了收稿的件數。今年我們共收到了小說獎一六六件，散文獎一七七件。小說獎初審，經**范銘如、賴香吟、駱以軍三位委員**選出二十四篇晉入決選，今天要請各位委員從中選出前三名，如果覺得水準不夠，獎項可從缺。現在請各委員選一位主席，來主持會議的過程。

【季季與蘇偉貞，共同推選李喬擔任主席】

李喬：在這開始之前，我想提個話，這評審團應該要有學者，你看我們三個都是創作者，這樣會有點偏，但也有可能因為這樣，想法會比較相近喔。我想我們應該要有個順序：就是說一開始先說整個評審的觀感，再來呢，一個人選五篇。

季季：第一次選的話我的建議是選多一點作品，因為可能有一些觀點會相差蠻遠的。

李喬：好的，那各位覺得要選幾票比較夠呢？

蘇偉貞：以我擔任評審及長期參與聯合報文學獎工作的經驗，個人認為五篇較合適，否則若無交集，三位評審很可能會選出十多篇。

李喬：那這五篇，等一下選出來的時候，我是想說如果只有我一個人的話，我就放棄。如果有人覺得要堅持，我們就討論。

這樣過程可以嗎？

好，在票選之前先請各位說說對這些作品的看法。

蘇偉貞：事實上個人乍然閱讀到這些作品，還真訝異，雖然剛才館長說辦的倉促的，但就「台灣小說文學現代化」這個角度來看，並不覺得倉促。反而像這些參賽作品早就準備好了。這次大部分作品無論在形式、技巧、內容、文字、意象等等，表現的成熟、完整與高度十分整齊，作者們以不同的篇

章、企圖，順著文化、地理、歷史書寫台灣經驗、族群心理、原住民處境、地方誌、人類本性，甚至回顧日治時代、大陸返鄉……以極深極廣小說的形式為台灣現代小說建構譜系，開啓台灣小說現代化新篇章，這就是我看這次參選作品最大的意義與感動。

季季：我基本上跟偉貞是接近的，就是說這二十四篇作品的類型包含很多，也有寫五〇年代台灣寫實功力非常好，另外，也有二十一世紀台北都會的現代化的作品，關於女性成長、少年成長、老人問題，大概人生會遇到一些基本的東西這些題材都涵蓋了，而且有一些其實都讓我蠻掙扎要不要選的，這些水準其實都蠻相近的，沒有落差很大，我看的時候一方面是覺得很高興，一方面我也覺得，哇，現在的年輕人這樣的寫小說，我以後大概是沒有機會寫了。

李喬：今年很意外的我評選了三次大獎，這獎讓我覺得很好的是，前幾年我感覺到台灣的小說創作有一個傾向讓我覺得出現奇奇怪怪的東西，沒有回到小說的本格來談，這三次大獎項中的小說有個特色，就是規規矩矩的小說的樣子以及很多高學歷的，他們把這個民族誌的、田野調查的一些資料也把它轉進去，轉進去不一定都非常好，但這樣的情況是好的。再來我體會到，畢竟這些來應徵的作品，多多少少還是受到小說獎的背景所影響，譬如說以前要應徵中國時報時會想說這樣寫，中國時報會喜歡，於是就往那邊寫，這三個獎我給它一比較還是有這樣的情況。另外一個，這次作品有一個感覺到比較不喜歡的是，很多的敘述很模糊，講了一大堆，我注意集中看了一回，丟掉，休息又回來看，又找不到。在詩、散文、小說當中，一定會有一個是屬於小說的一種表達，表達的文字，那樣是精確或是條理分明的敘述，是要有的，我這樣講不是說，意識流的表現不好，我的意思是說，意識流是作者有意要寫成這樣，不像現在是一片模糊，我看了好幾篇喔，整個看起來好像很好，但整個技巧層面還是有再進一步努力的餘地，我看作品第一個先去抓這個敘事觀點，像有一篇非常好的，在第三人的進行中，會出現人物獨白和後面情節交錯的呈現，這是可以的，但這整個要明確，整個篇章的呈現是獨白，這樣可以，或者用「我」進行到某個章節後再拿一個劇情去穿插，但這作品並沒有這樣的呈現，而是突然獨白突然「我」，這樣的敘事很容易出現問題。以上是我大概的一個看法。現在我們就來進行第一次投票。

【第一次投票結果】

二票的五篇：

〈無期徒刑〉（蘇、李）、〈牡蠣〉（蘇、季）、〈浮血貓〉（蘇、季）、
〈紅色巨塔〉（季、李）、〈濱線鐵路〉（蘇、季）

一票的四篇：

〈親不知子〉（李）、〈獼猴桃〉（李）、〈當時〉（季）、〈颱風〉（蘇）。

蘇偉貞：沒有三票的。從有票的順著講下來，委員可以拉票，也可以放棄。

【二票的討論】

〈無期徒刑〉

李喬：請蘇偉貞先說。這是女性覺醒的作品。

蘇偉貞：這是一篇開頭便預料到情節的小說，形式和內容也很吻合。但我仍選的理由在作者有能力處理這樣的題材。小說中的敘述者柯月桂是名法官，在她的法庭裡，不斷上演的是，她不僅站在法官的位置講話、審判一些家庭事件中的被告；暗藏著的是，她同時也進行審判自己人生中的發生，一個早被判無期徒刑的自己。她的人生有兩個不同的刑場，一個在她不斷上進做到法官的法院裡，另一個在她不幸幽暗的童養媳家庭裡。我們看到一位卑微的女子爲了要讓自己走出去，行使非常激烈、難以理解的手段與作爲，她付出童貞、以最原始的身體去得到文明出路與提升生命的可能，但她卻根本無能真正跨出與擺脫命運，這種掙扎注定是一場白白的浪費，讓人扼腕。它的敘述線索在整個敘事過程 一直都蠻集中。

李喬：這個很有意思，一開始是法官，再來是指那個柯月桂。敘事觀點掌握的非常準確。以審案的法院進行和回憶的「我」交叉而行，這是標準的短篇小說，回憶的部分可以讓人讀得很清楚，這是第一個我的看法。第二個就這結構來說，她寫小的時候寫得很詳細，後來再變的時候是從大三開始，這樣變的過程沒有交待，可能是一個欠缺，而在第十二頁，丈夫的角色沒有交待，童養媳的故事則是很感人，結尾的部分，我是替這作者有點生氣喔，這柯月桂已經是法官了，已經有地位了，爲什麼這個「我」永遠是無期徒刑？爲什麼不能像在法院那樣拍著桌子抗議說：我現在不是你的童養媳，我現在是法官了！一直到後來還是認命沒有反擊，我覺得很可惜，因爲我很喜歡這篇作品，所以會有這些質疑，但我給它投很高的票。

季季：李喬最後講的那個問題，就是我沒有投它票的原因，我覺得，一個女性如果成長到已經作爲一個法官，她的智慧不致於要讓自己低頭到那樣的程度，第二個呢，小說不管怎麼樣，要讓人家覺得讀的時候感覺讀得下去，以及可以讀出它其中的一些趣味，就好像一桌菜端上來你覺得很好吃，或者看起來色香味俱全等等。這篇小說的結構經過嚴格設計，這個結構非常冰冷呆板，看起來像身體的骨頭都很清楚，但是銜接這些骨頭的血肉都很模糊，甚至有很多血肉是這裡缺一塊那裡缺一塊的，也就是說它有很多合理性沒辦法成立，我跟李喬一樣，對這女主角最後對自己命運的決定感到非常生氣，我不喜歡這樣的女性。

蘇偉貞：這篇小說在我看正好不是表現女性成長主題的女性小說。我覺得她要說的是反命運而恰恰改變不了什麼。

李喬：但這沒有跳出來，小說那奇乎特奇的閱讀趣味就沒有出來。

季季：我覺得這只是作者有意的設計，現實的人性應該不致於這樣。

李喬：不過剛才我講的是李喬是這樣想，現實人間真的很多人是這樣，它這是客

觀寫實，你不能要求。

蘇偉貞：閱讀這篇小說時，會聯想到周遭一些人的真實經驗，有些我們真覺得不合理到極點，但就有人受了下去，像極了小說。而這篇小說中的女子，她的身世、環境那樣不堪，她發揮意志力努力念書找出口，出賣肉體都可以，但反諷的是她沒辦法逃脫宿命，這樣的人生有時更貼近真實社會事件。所以，虛虛實實是很難用世俗法丈量的，也很難以合不合理來涵蓋。

季季：對，是不能用經驗論或認知論來評斷小說的。

〈牡蠣〉

季季：這篇小說有很明確的對比，這個女主角是一個本來住在山上的原住民，因為很喜歡吃牡蠣，嫁到海邊一個魚塢人家，她是個啞巴，不會說話，她並不是天生的啞巴，而是幼年時舌頭被蜘蛛咬到，切掉後變成啞巴。她嫁到海邊後，每天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吃生牡蠣，牡蠣在這篇小說裡有非常強烈的象徵，是一種慾望，也是一種武器。當她要被婆婆出賣的時候，她用這牡蠣作為一個武器，擊敗了要把她賣出去的人，包括她婆婆，以及那個來強暴她的人口販子。而它的性的隱喻和語言的隱喻的結合，描述得非常非常的動人，對於整個小說場景，海邊那些魚塢、廟會的生態，寫實能力也很好。

蘇偉貞：大概我們都知道牡蠣形成的過程。它必須要有一個外侵物，慢慢的形成。剛剛季季也講了這篇的意象用的非常的準確，也可以看得出作者是位成熟的寫作者，整篇敘述上，不管從山邊發展到海邊，不管由自己是啞巴到最後婆婆也變成啞巴，都可以看出對小說的控制力，也透析出寬恕的一面，如惡意被虐待的女主角，最後可以推著婆婆服侍婆婆。這種壓抑、饑餓的性的部分，是非常原始的人性底層訴求，被牡蠣的完整意象給烘托出來。只是比較不了解，小說中女主角最後懷孕生子，她曾被婆婆設計被人強暴，那孩子到底是誰的？

季季：那孩子也有可能是強暴她的人的骨肉。我覺得這部分是作者有意的隱晦，作者要強調的是生命傳承的問題。

蘇偉貞：那麼關於孩子這段的设计，我是覺得浪費掉了，像運用舌頭這個素材，就用的很好。

季季：是啊。你看她將舌頭的舌寫成一個口。

蘇偉貞：在小說表達上，關於費力安排一個人去強暴女主角，然後兒子出世，這應該是一個有用的設計，太隱晦，就是浪費了這條線。

季季：這部分她的焦點有些晃動。

蘇偉貞：比較沖淡了女主角與婆婆及先生之間的關係。

季季：我想作者安排的這部分是因為，她的婆婆因為女主角不會生孩子，所以要把她賣掉，然後娶個姨太太來生孩子。

蘇偉貞：真大費周章。

季季：她安排一個人來強暴她，強暴她以後，那強暴她的人其實是來驗收成品，驗收完後看她可不可以賣去城市作妓女，但是驗收的結果是讓她懷孕，婆婆的訴求最後是達到了。我覺得這部分是故意的，是不是有道德的譴責在裡面？這部分有一點點焦點不是很集中，但整體的意象還是非常飽滿。

蘇偉貞：總之這篇小說，整體上來說，非常完整。

李喬：這一篇的第一段我認為敘述人物很亂，第二段我認為野狼 125 是最短命的機車。再來是「看見婆婆挨著丈夫的胸膛睡覺」，看到這以為有什麼在裡面，結果也沒有，就是這樣模模糊糊的。第二頁裡面有許多他和她，男的他與女的她，同一個女的她，代表不同的敘事在裡面，到後面就亂了。第三頁，吃牡蠣的口感，好厲害，這裡面隱隱約約的讓人掌握到那意象，是帶出的隱喻，抓得很好，以文學來講這個作者是一個寫小說的料子。

蘇偉貞：是有時候覺得太過了，就一個這種身世的女子，怎會有那樣的文學性？

李喬：這篇很好，又很難給她分數，可以給她很高，但我沒有選，如果妳們都選了 我願意追隨妳們的腳步。我都可以被接受被說服，但有的則不行。

〈浮血貓〉

蘇偉貞：同樣的主題，這次參賽小說中有多篇類似。如果作品是反映人生現實，讓人感覺台灣人真的好不愉快，怎麼生活這麼悲慘啊！可也因如此，悲慘中得到的寬恕主題才能被浮現。〈浮血貓〉就有一個比較寬恕的內在，這篇戲劇性始於小女孩從她六歲的眼光看出去，一些長者病態的男性污辱了她也污穢了自己，是另一種成長小說。小說裡的病態老人對年輕身體流露出強烈的渴望，這老人猥褻了殊殊。你以為日後殊殊有機會時會報復，至少老男人給了小女孩不堪的經驗。但小說最好的部分，是殊殊長大後，回返現場，重新演練一次當時老人要她在對他身體做的撫弄動作，此時殊殊已經成大，不是無知的六歲小女孩了。她重回現場的意義，是讓自己的記憶重新排序，她不像我們以為的欺凌毒打一頓報仇，畢竟老人已更老，但殊殊是以社工的身分回到老人現場，她幫他洗澡、撫弄這年老的身體給他意想不到也不再可得的快樂，老人更失落了，他從此必須一直等她出現。當然，他不會等到。這是一個最大的懲罰與自我原諒，殊殊從這多年前的不堪現場走出去那刻，台灣民間貓隻死後為免九命怪貓附身將之吊掛、水漂的「浮血貓」意象，浮現出這篇主題。

季季：這篇的一開頭，第一句就是：「六歲那年，殊殊看見生平第一支，成年的陰莖，那不是爸爸的，她沒有爸爸，也不是媽媽朋友的，那叔叔已經離開... ..」第一句已經把她的生長背景交待出來，她是生長在一個單親家庭，沒有爸爸。但一直到小說的後面，作者才交待出浮血貓的意象；原來在殊殊五歲的那年，去隔壁的男生家玩，這男生跟她相反，是一個單親爸爸帶著小孩，他們兩個本來在玩耍，後來開始玩起摸索對方的身體，竟然就模仿起大人做的事情。他們正在試著做，男生家的母貓也在生產，開計程車的爸爸回到家，撞見他們正在做的事，又看到母貓生小貓弄得一地血

水，一時非常錯亂，竟氣得把四隻剛出生的小貓摔死了。後來，流著血水的小貓裝在塑膠袋裡，那個意象一直在殊殊的記憶裡漂浮。這小說最讓我感動的地方，是一開始殊殊六歲時被住在養老院的男人性侵害，本來家人帶著她要去指認這人對她做的事情是不對的，指控這老先生是不對的，但這六歲的小女孩心裡很清楚，是她自己對性有一種好奇，因為她五歲時跟那男生試做的事沒有完成，她對那件事很好奇，所以到了六歲那男人讓她有機會學習的時候，她很好奇的去了，所以她是自願的。但是大人們一直說妳被老頭子怎樣，她不得不跟著去指認這老人對她做的事。這個意象貫穿了整篇小說。我覺得〈浮血貓〉最後提升到一個人性的高度，就是殊殊這女孩長大後在公車上碰到那個男人，他更老了，她跟蹤他到他的住處，她告訴那個老人她是個社工員，他不知道真假，也已經不認得殊殊，然後她幫老人洗澡，洗得很乾淨，老人肌膚受到觸摸，性器官開始勃起，她又幫他做了六歲時幫他做的事。到這個地方，作者已經把殊殊提升到一個母性的高度，帶有很高的悲憫的同情，讓他在死亡邊緣又找到了一絲生存的希望。作者所描述的小說場景，不管是殊殊小時候媽媽開的雜貨店，或是長大後到那個老男人住的很髒很破的地方，整個現實確實如偉貞講的，很瑣碎很髒很不愉快的，但是最後那清洗的整個過程，讓性那件事情變得非常純潔，沒有罪惡，這已經超乎我們一般所認知的那種男女關係。

李喬：這是男女有別啊。這題目是趕時髦，尤其是把這流民這老人寫得在感情狀態上是非常細膩和優雅的，這殊殊她長大後去找那騷擾她的人，在儀式上我可以理解，但這到後來幫那老人作馬殺雞，這已經是不可能的，這篇作品以文學的角度來看是不太好的。

〈紅色巨塔〉

李喬：從敘述結構來講，雖然用「我」，但從頭到尾「他」是個隱形的，沒有參與故事的演出，這篇作品就是很單純的超現實的文學。寫一個在人工做的高樓，完全已經機械化，給予這個高樓生命化，可以控制人的，我是覺得非常的震撼，就是科技讓我們創造了機械人，後來卻反過來了，這個更具像化了，變成有生命了，因為人同意它這個東西，使它回過頭來控制人，這一點是現代人的夢魘，是最恐怖的一個狀況，自己很被它震撼。但缺點就是文學的美感不夠，回過頭來講，現在這人工智慧的今天，不太講究美感，本來就沒有美感，所以這篇我給它相當高的分數是這樣。

季季：我選這篇是因為在二十四篇作品裡，這是唯一一篇寫到現代科技生活的小說，我其實對它的文學性並不很欣賞，尤其到最後它把那位樓主賦予那樣神秘的場景、語言和能量，似乎有點不太合理。不過如李喬說的，作者把這棟樓賦予一種影射現代社會對人性的壓迫，就是人為了工作為了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需求，必須全心的付出不斷的掏空自己，掏空到最後這人好像已經沒有生命，而被這個樓的生命完全吸納進去，這是比較吸引我的部分。

李喬：現代科技財富權力的結合，結果出現很恐怖的東西。

蘇偉貞：這是一篇科幻小說。它有個母體，就是那棟象徵貪婪名利的大樓。緣由人心對貪婪及名利的渴求，這個母體自會不停滋長壯大。但對我來說，不管是科幻作品或其他小說，無論是不是寫實但必須合理有脈絡。這篇小說裡的神話是，在五十層樓以上工作的員工，對名利不好奇者可以穩住不汰換，否則一兩年就會從高樓跳下去，象徵投身名利隨波逐流；只有一位沒野心的小主管，一直坐在老位置上。這種以大樓做為裝載名利的容器與象徵太明顯，成爲一個有機體，相對不合理。而且這種象徵似曾相識。所以我沒有投票給這篇小說。

〈濱線鐵路〉

季季：〈濱線鐵路〉的作者，好像是用歷史小說的方式，敘述高雄港區一個孤單老婦人的城市變遷故事。作者引用很多歷史的資料，將真實的東西涵納於想像之中。這故事其實很簡單，就是回溯一個揀破爛的老婦人，日據時代年輕時從澎湖來到高雄，在一個單身來台灣的日本會社員家裡作傭人，兩人有了男女之情，也使他對日本會社員優雅的生活充滿著嚮往。這小說比較失敗的是，日本戰敗後，已有家室的日本會社員回到日本，此後的幾十年這女人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比如有沒有結婚有沒有生孩子等等，完全沒有交待，立即就跳到日本會社員留給她的老房子，漁會要收回去，所以她要搬家，搬到漁會給她分配的一個地方，她要通過已經廢棄的濱線鐵路，一趟一趟搬東西到她的新家去。不過，描述這個搬家的過程是我覺得這篇小說比較可貴的部分，他描寫五〇年代高雄港的場景及變遷，那部分寫得特別好，對於老婦人心理的描述也非常細膩。它的缺點是有些部分小說家跑出來說話，有些例如死人復活的舉例就顯得比較多餘。

蘇偉貞：這篇對我來講是哈瑪星傳說，一個優美過去的故事。無依無靠的老女性被迫要遷離生活已久的地方，除了季季說的外，裡頭有個蠻動人的意境，就是幸運信，這種信的作用在把它再寄出去，可以流轉聚合免於惡運詛咒，這是老女者唯一可能不必花費的大收集了。另外就是她終生在收的破爛，細數那樣充滿瑣碎無價值的物質世界，小說甚至花了好大篇幅來鋪排。讓人覺得老人對遠離的昔日日據時代會社社員的依戀，表達了物質缺乏生活裡的孤單與對往昔的嚮往，而她在如此悲慘的人生裡過程，卻以優美的記憶與敘述方式呈現，包括哈瑪星這樣的名字是沒有苦相的。我覺得這是一篇淳樸的作品。

李喬：我是覺得這篇作品，在人物的週邊，在時代的流動變遷，就是這樣的交待，這敘事的人物或是這個主角和它本身的故事沒有一個很有機的連結，一個小說本身來講，人物本身與外在世界的流動，一定會牽動些什麼，但他都沒有，所以就空缺了。

【一票的討論】

〈親不知子〉

李喬：〈親不知子〉這一篇我先講缺點，這篇用塊狀在敘述，我有點喘不過氣來實在是受不了，這東西很妙的就是說荒謬到和真的現實一樣，就是這麼簡單，在台灣一般的路真的會有情況發生，實質的出現，然後這敘事的角度上，很貪婪很無奈的去面對，我覺得荒謬劇要寫得好不簡單，這裡面還隱藏著一個非常嚴肅的東西，台灣的人間真的就是這樣，熙熙攘攘所追求的，在這人間的東西已經完全沒有感覺了，但作者去面對了，我覺得不錯。譬如說第一頁都沒有分段，好像舞鶴的作品。

季季：這篇是典型黑色幽默小說，而黑色幽默大多是災難小說，我覺得它整個過程，作者非常用心的在描述藉著那個處理災難車禍的過程，將台灣現在政治意識形態嚴重切割的現實給大大的諷刺一番，有趣也有深意。作者很冷靜的鋪寫事實，寫主角因為車禍找不到人來修，爲了找人來修而面對那麼多荒謬情境的情緒起伏。這一篇我沒有投它的票，跟其他篇比起來，這篇雖然是諷刺了台灣的政治意識形態，但對於多數人的生活底部，屬於那種比較寬闊的底部，他寫的比較單薄了一點。

蘇偉貞：他以「停車暫借問」的方式寓言台灣種種怪現象，且寓於一處荒僻之地，這部分太外露了，這樣的小說全部都在細數並且反應社會面，好像花了半天功夫就爲了反應現實，且如實寫來，真偷懶，這樣的表現是把眾多報導結合起來，以至於小說性弱了點。

〈獼猴桃〉

李喬：這篇裡面有一個東西，他寫的那實際的混亂，可以自由的跳躍，敘事者是回憶中的敘事，是麻醉中，茫茫然的是可以啦，那第二個，她的母親和她同時得乳癌，回憶中與現在的交差蠻有意思，那後面寫夢中吃獼猴腦，意義還不錯，也寫得很有精神。第五到六頁寫的種種後悔，這描寫的能力非常強啊！第七頁，那「我」明明是女的敘事者，後來好像變成男的，不知道爲什麼，另一個敘事者沒有交待，結尾的地方好像沒有拉回來掌握到主題，好的題材好像有點浪費了，整個來講還不錯，但如果大家反對，我可以不要。

季季：這篇小說一共分十個章節。一、三、五、七、九是媽媽的部分，二、四、六、八、十是兒子，不停的在交錯進行。他的敘事重點是圍繞著癌症、心理與就醫的過程，以及對於死亡的恐懼。但是這篇小說嚙語太多，像夢話一樣的東西太多，也因爲加進了蠻多的理論，使得人物的個性和背景有點模糊，還有一個最大的敗筆，不管是媽媽的敘述或是兒子的敘述，全部是小說家的語言，男生跟女生，媽媽跟兒子，說話的語氣應該會很不同，結果連媽媽也講了一大堆理論出來，這個媽媽的知識背景到底怎樣，怎麼會有那些理論基礎，完全沒有交待出來。講到獼猴桃的來源，第十四頁，我覺得作者自己都寫得有點混亂，講到紐西蘭到夏威夷又搭船回中國，這些邏輯根本上是沒法成立的，這個作者或許是一個醫生，生病的意象營造得

不錯，尤其形容那個癌症病人化療後，新長出來的毛髮很像獼猴桃，不但頭型很像，連頭上長的一根根細細的毛髮，也很像獼猴桃，這個意象一直營造得很好，整篇小說最成功的就是這一部分，此外我覺得都是有問題的。

蘇偉貞：〈獼猴桃〉與〈牡蠣〉有著同樣的象徵。但在這篇，是象徵一種病，媽媽因乳癌失去的器官，結果在兒子身上被以假性乳房給反應出來。這個現象接近男人假性懷孕。這部分的心理很動人，兒子其實非常愛母親，導致成母親失去的乳房，可以重新在他身上被找回，這是由心理反應到生理。可是對於主角將情節牽扯到日俄戰爭，是否爲了更貼近台灣文學獎獎性而經營的一個策略，讓人懷疑。藉由獼猴桃作爲象徵，不管是象徵乳癌、乳房外形，蠻巧妙的。

〈當時〉

季季：〈當時〉這篇小說，我覺得作者就是很誠懇的在說一個故事，一個童年的回憶，但是他其實也經過一種剪裁，一種對比的方法來呈現這整個故事的進行，這篇小說的場景跟〈濱線鐵路〉一樣都在寫高雄，不過這篇寫的是五、六〇年代百姓的生活，我覺得作者寫實的功力非常好，心情的轉折都藉著小小的事件，一件一件很細的描述出來，沒有說一些大道理，完全用事件來呈現生活的變動，我讀了非常感動。有一個地方非常妙，作者寫那四個姊妹的外號都是麵食的名稱，都是跟著爸爸愛吃的一樣，那個部分非常感動人。

蘇偉貞：這個作者我認爲蠻貪心的，裡頭裝了好多東西進去，中間那些虛線不知是怎樣，這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小說的控制力是令人起疑的。賭博、爸爸外省人、同志、社會背景等等議題，我覺得太貪心了。

李喬：兩位所說的就是這是一篇平平凡凡的寫實，整體來講是一個中篇，只是在起承轉合上沒有在結果有個呈現。

季季：我不太了解就是這雙胞胎明明有名字，爲什麼要用這個他那個他，這樣的玩弄，我覺得這是敗筆。

蘇偉貞：這是作者的失手，不需要雙胞胎，一模一樣爲什麼，小說裡，他賦予雙胞胎什麼的任務，還有前面引文，怎麼看都像另一個故事。

李喬：那第一句如果把它變成一個情節就不得了。

蘇偉貞：太貪心了，所以難以掌握。

〈颱風〉

蘇偉貞：我想，還是回到前面提到的寬恕主題。如〈無期徒刑〉裡的女法官、〈浮血貓〉裡的殊殊，爲什麼他們可以忍受這種命運。〈颱風〉這篇寫的正是在人生颱風裡的故事，孤女與不共戴天殺父的仇人最後竟然可以相依爲命，這已經連救贖都不是了，就是最本能的需要溫暖才能活下去，是人，都不該如此形單影隻。所以絕對的孤獨者、人世間完全沒有愛的對象的兩個殘疾大人與小孩，最後選擇相互取暖，生命竟然可以是如此純粹，除了嘆息，也沒有其他了，要再多，就是哀矜了。寫到最後，家人

都死了的孤女，所謂的仇恨在悲慘的人生裡頭還該那麼重要嗎？這點最打動我。我很高興，孤女、殘疾的兩人可以重新詮釋俗世對仇恨的定義攜手活下去，是這篇小說最光芒閃亮的主题。

李喬：這作品最後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困境，如妳講的崇高的情操，也是一個行為上的救贖，這主题的設計非常的崇高，那崇高的呈現，讓我想起三島由紀夫，金閣寺的美麗燦爛奪目的東西，現在這兩個人能夠走在一起，主题設計的很高段，整個作品的可能性的重點就是一個可能性的經營，幾乎很多部分，都是以一個主题，經營這個過程，讓人家看了說，啊！可能喔。這個受苦的女人從此過著快樂的相聚日子，這裡是我在讀的過程中，沒法被說服的。

蘇偉貞：對我來講，其實這個要求並不是要快樂或是什麼，而是最後他們彼此都有個象徵的家，裡頭裝點情裝點人味就夠了，這個要求多麼多麼的卑微，即使在那樣絕望的情況下，都不是用歇斯底里、很強烈的字句來訴說。和〈無期徒刑〉比較，它沒有那麼強烈的聲音，反而以更平緩的聲音敘述，完全沒有對不公人生無謂的控訴，這是這篇小說很可貴的特質，也是難得的氣質。

季季：這篇小說訴求的重點，寬恕的部分，基本上是我與兩位的觀點相同，但是這篇小說的小說語言，有點失敗，比如說：然而對一個十二歲少女而言，心裡的遺憾等等，類似這樣的語言描述太多，這些語言的描述都損傷整個小說的文字的密度，這是我沒有投它票的原因。

李喬：現在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蘇偉貞：要不要以分數的方式來統計？

李喬：如果第一名就給三分，第二名二分，以此類推。每人投三篇。

【第二次投票結果】

四分的二篇：

〈牡蠣〉（季三分、蘇一分）、〈濱線鐵路〉（季一分、蘇三分）

三分的一篇

〈紅色巨塔〉（李三分）

二分的三篇

〈無期徒刑〉（李二分）、〈浮血貓〉（季二分）、〈颱風〉（蘇二分）

一分的一篇

〈親不知子〉（李一分）

蘇偉貞：四分有二篇，分別是〈牡蠣〉和〈濱線鐵路〉。三分的一篇，〈紅色巨塔〉。

得決定〈牡蠣〉、〈濱線鐵路〉哪篇第一名。

李喬：現在就是大概看這狀況一定要這樣，〈牡蠣〉第一名我可以給。

季季：〈牡蠣〉的缺點比較少。

蘇偉貞：我也同意給〈牡蠣〉。

李喬：〈牡蠣〉三票通過。那麼〈濱線鐵路〉就順排為第二名，第三名〈紅色巨塔〉。

館長：好的，二〇〇五年台灣文學獎小說類，根據各委員們的評審結果：首獎是〈牡蠣〉，推薦獎是〈濱線鐵路〉，佳作是〈紅色巨塔〉，請各位委員簽名，謝謝。